

—
误入皇城深似海
—

第一部

第一章

净身

这天一早，毕玉在毕小四家中醒来，他几乎完全失忆了，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毕小四为毕玉打来一大木桶热水，要他好好洗洗澡，并拿出上好的布料来给毕玉搓背。毕玉记得，他似乎只是小时候在河沟中玩的时候，才和别人一起洗过澡，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年头了。如今要一个同村的族兄来给自己洗澡，多少有些别扭。他觉得一切事情都来得太快了，自己还没有整明白，就稀里糊涂上路了。

毕玉洗干净后，毕小四又给他找来一身新衣服，随手把毕玉的衣服扔在了地上。毕玉连忙向毕小四要了个包袱皮，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包好，这才放心地出了门。他舍不得扔掉这身行头。

毕小四带着毕玉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隐秘的胡同。北京的胡同很

多，有名的三千六，没名的赛牛毛。毕玉不知道这条胡同有没有名字，只感到胡同越走越窄，两边的墙壁像山一样压过来。最后他们拐入一条死胡同，进入了最里边的一户人家。

院门是敞开的，院子不大，小巧而精致，透出主人家的随意和格调。院子中花草很多，有不少都该修剪了，主人家却任由花草疯长。毕小四跨进院门，连连叩打厢房的门环，许久却没人答应。

毕玉想张大嗓门喊一声，但他张了张嘴没有喊出来。不远的房檐下，有一只黄鸟在笼子中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毕小四又拍了几下门环，院中终于有动静了，最里面的一扇门，像有无常鬼的手推了一把，闪开一条缝，一个矮小瘦弱、上了点岁数的人走了出来。

“谁呀？”他的嗓音又哑又尖，别人想学都学不来，并没有张嘴就发出了声音，仿佛声音是从他长着稀稀拉拉又十分蓬乱头发的脑瓜顶上冒出来的。那个人似乎半闭着眼睛，对他们爱搭不理，漫不经心。

毕小四直接领着毕玉进了内屋。

偌大的京城，留给毕玉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厕所。

那天毕玉刚刚进了城，他看到古城哪里都好，就是找不到厕所。偶尔找到一间厕所也是四处漏风，破旧的柴草混着泥土砌成的墙，根本无法遮蔽住毕玉并不高大的身躯。他只能将就着，捏着鼻子钻进去。

脚下蛆虫四处蔓延像发大水一般，坑内的蛆虫密密麻麻就像庙会上攒动着的数不清的人头，每只蛆虫都仿佛在窃窃私语。他便意全无，只好灰溜溜地出来。

那时京城中的人们还保留着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墙根处都是成堆的粪便，很多胡同、院落因此被称为粪街、粪院。经常看见那些肥大的野狗或家猪，凑近街道上一座座米田共宝山，大快朵颐，饕餮一番，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整座老城泛滥着一股厕所的味道。

市场上，屠夫们肆意屠杀鸡鸭牛羊。这些畜类的内脏被随意丢弃在路边，和成堆的粪便垃圾混合在一起。

毕玉对此深恶痛绝。他想如果这辈子发达了，连如厕都要选最高档、最豪华的。秦始皇曾经用美女的嘴唇当痰盂。想到这里他不自觉地笑了。要说京城最好的厕所，王公大臣家的显然都算不上，那只能是皇帝家的，在皇宫里面。

总之，这座古老、巨大的城市一点也不像他的老家，至少不是他

想象中的样子。

从老家来到京城的道路是崎岖的，毕玉一路上斜么签儿（北京方言。歪着、斜着）地走到了京城，用坎坷颠簸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毕玉多多少少算是个读书人，起码他是以读书人自居的。他自幼念了几年私塾，在村里也算有些文化，邻家写封信、算个数什么的，都会来找他。他也参加过童子试，几次三番都没有上榜，连个秀才都算不上。可是毕玉觉得自己考试经验丰富，觉得那些中了秀才甚至中了举人的文章也不过尔尔，也就俨然以秀才自居了。

可是在天子脚下皇城根畔生活的人们眼里，毕玉充其量只是个刚进城、没见过大世面的土鳖愣头货。

毕玉踏进京城的时候正值清晨，他看到的是古老的城市上空那片湛蓝的天以及空中飞翔着的一群群鸽子，鸽哨声萦萦入耳。他还见到那些闲散的人胳膊上架着大鹰出游。

看到那些大鹰凶恶的眼睛，他不由得想起一件十分令人熬淘（北京方言。堵心、恶心）的事，他也曾娶过一只“鹰”。

毕玉读过书，又成了家，本来是不用出来做工的。他记得在结婚当天，整个村子都是喜庆的，人们见面互相说着贴切的吉祥话，像一只只微笑的木偶一样在他的家里进进出出。一边是人们在酒席上大吃大喝、猜拳行令，一边是新娘按部就班地履行完各种仪式后被送入洞房。毕玉不得已在各张酒桌上张罗应酬，当他好不容易送走客人进入洞房时，却迎来当头一棒，发现所谓的洞房花烛夜，只有一片偌大的

虚空在等待着他。原来他遇到了被俗称为“放鹰”的骗术，那个女子就是“鹰”，女子和同伙儿“放鹰人”里应外合，席卷了毕家全部的细软，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这样一来，毕玉不仅婚没有结成，最后还亏空家产，落到秀才也要出来做工的地步了。

毕玉羞于和那些短衣帮、没有读过书的人为伍，一心想找个能匹配自己文化人身份的差事，同时还要有干净的厕所可以使用。尽管心怀这样的宏愿，可是直到毕玉进了宫以后，他才发现那里的厕所也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完美。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京城里的建筑看上去富丽堂皇，其代价就是厕所都十分低矮破旧。毕玉一直努力在找一个干净一点儿的、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把方便的事情办完的厕所，但他失望至极。胡同中的厕所触目所及，根本没有地方下脚，很多人不得不去路边的水沟解决，长年累月下来，水沟中堆积的污秽之物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异常刺鼻的气味。

京城中的风渐渐大了起来，毕玉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路边无人注视的枯叶一样，被风吹到了积攒着污水、淤泥还有人畜粪便的水沟中。那污水也许是从皇宫中流出来的，皇宫中处处都干净，连污水也比寻常人家的干净许多。有几只肥大的老鼠在水沟中乱窜。不由自主地，他的视线就跟着老鼠一起顺着地沟进了宫。他是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乌黑硕大的老鼠，哪怕是从地沟中爬进宫里也好，至少能仰视那个红

墙黄瓦的世界。要知道，皇宫戒备森严，毕玉这类平民不要说靠近，哪怕是远远地观望，也会被轰走。

为了找到一间相对干净的厕所而像老鼠一样在街巷中乱窜的毕玉，终于在一个僻静的胡同中找到了一家官茅房（北京方言。公共厕所）。痛快出恭后，毕玉紧贴着官茅房的墙，从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观赏着黄澄澄的琉璃瓦，殿堂上高大的飞檐也历历在目。他仿佛从那些房檐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要不是厕所的气味，他一定觉得飞檐也是香的，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沁人心脾。他幻想着那高大的屋檐下，一定有一间干净的厕所，到时候他在里面方便，完全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毕玉不清楚自己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他只知道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憋急了要上厕所。他在京城中逢人就打听怎么入宫。京城中的人们说话可真怪，在很多字的后面都加上了“儿化”韵，很多音都是含在嘴里，在没有发出来时一带而过，像唱歌一样轻快。毕玉刚开始听不大懂，听懂后他又不好意思张嘴了，他是怕京城人笑话他那混合着高粱味儿的土音。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自己的族兄毕小四。毕小四告诉毕玉，进宫的道路有很多，宫中的大门是向任何一个人敞开的。只要他肯干，就一定能在宫中出人头地，不仅能让自己识文断字的能耐派上用场，还可以用皇上的同款食盒盛饭吃，上干净的香喷喷的厕所。

兄弟两人坐在一间乌黑的小店中，毕小四向毕玉历数了进宫的各种方式。

“要你这么说，”毕玉问道，“进宫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那当然，只要你能找到进宫的腰牌，宫里随便逛。尤其是对于咱们，进宫那真是再方便不过了。”

“为什么？”

“你忘了咱们的老家在哪儿了？宫里到处都是咱们的老乡啊。”

“好啊。”毕玉一下子兴奋起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老乡这个关系是这么好用，那时的人们是很注重同乡和同学关系的。

“你要想进宫，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毕小四说。

二

第一次走进紫禁城，毕玉忍不住要抬头看看四周的房子，毕竟这里就是皇上生活的地界儿，是龙居，可他又不敢看。他胆战心惊之余，更觉得一肚子屈辱，要是早知道进宫谋个差使必须净身的话，他宁可待在老家，即使饿得五积子六瘦（北京方言。一个人难受）也不进宫了。

毕玉的无名业火一股脑儿地烧向了毕小四和刘爷师徒。同族的兄弟竟然能这么孙子，那这世上陌生人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整个世界他是想管也管不了，只是想到自己还没有尝过女人的荤，就要作为阉人来度过余生，不禁万念俱灰。

可是不管怎么说，做太监也是他毕玉自己同意的，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毕玉从小就想追求和村里人不一样的生活，这才去念书。现

在对于宫中生活的向往，又让他充满了新鲜劲儿。不说别的，就说他身上穿的簇新的布袍、靴子和绣花腰带，这都是为了进宫而特意预备的，如果不挨那一刀子，他一辈子也甭指望穿上。

毕玉听说，皇宫以前像一大片广袤的森林，宫中古木参天，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在树荫的掩盖之下，即使是炎热的夏天也异常凉爽。后来有刺客凭借大树潜进宫内密谋行刺，皇上震怒，导致宫中除了三个御花园外，成片的树木都被连根拔掉了。那些大殿曝露在阳光下，显得明亮高大，在夜里却是阴森恐怖、鬼魔三道的，那股劲儿压得刚进宫的毕玉喘不过气来。

毕玉小时候就曾幻想过，在宫中有那么大片儿的地方，一定会有老家那样的菜园子和草场，上面会有种菜的农妇，给奶牛挤奶的农妇，总之是年轻漂亮的农妇，大姑娘小媳妇啥的。现如今，毕玉想到自己要那么多连根拔除的人在这些光秃秃的大殿中一起生活，自然是十分沮丧。

就在这时，他见到一些头发稀疏斑白、脸上油光水滑的老太监。仿佛是黑锅底似的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阳光，毕玉的心情竟然好了一些，那些老太监都长着鹰一样的鼻子和鹞子一样的眼睛，能把人从头上到脚底看个透心儿凉。毕玉不敢正视他们的目光，这些人身上有股阴鹜气，令人不寒而栗，看上一眼能害怕半拉月（北京方言。半个月）。毕玉觉得自己就像个刚刚出家的小沙弥，站在寺庙中一群铁面无私的执法长老面前一样。宫中和寺庙里很相似，都是不能有私欲的地方；为

了灭私欲，设立了严酷的法度。

毕玉规规矩矩地给那几位老太监请安，他一时面盲症一般，分不清这几个人都是谁，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盘问。他时时刻刻铭记着宫里头的规矩礼仪，生怕有一点闪失而受责罚。他心中反复默念着：下跪要先跪左腿再跪右腿，身子要挺直，不能把衣服跪在膝盖下，眼睛只能直视不能乱瞟，还有将来遇事要怎么有眼力见儿，要如何端茶、递水、摆膳、递东西，怎么别让大太监们挑了眼（北京方言。拿住把柄）……而几位老太监却显得漫不经心。他们叫毕玉抬起头来，问了他一些简单的问题，又像检查身体一样，让他伸出手来，转转手腕，动手手指，弯弯腰，抬抬腿，挠挠胳肢窝，用舌头舔舔胳膊肘。

“嗯，还算灵巧，这小崽子倒是挺白净呢。您看呢？”

一位老太监问另外一位，他们慢腾腾地交谈着，像一对衰老的绵羊头碰头地在一起商量先吃哪一片草。

“不傻，不是死脸子（北京方言。不论喜怒哀乐表情全一样），也还算顺溜，不过这孩子到底机灵不机灵，那可就知道了。”

“孩子，过来。我问问你。”一位脸上皱纹最深的老太监向毕玉伸出了手，示意他走近些。毕玉虽然本能地想躲在一边，但他还是凑向那张橘子皮一样的老脸。

“你说在这宫里头，你听谁的？”

毕玉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慌慌张张冒出一句“听您的”。

“听我的？嘿嘿嘿，我要是叫你死，你去死吗？”老太监进一步逼问道。

这下毕玉傻眼了，张口结舌愣在原地，只有他的新衣服开始抖动。

老太监又厉声问道：“说呀，叫你死，你去死吗？”

毕玉心一横，咬紧了牙：“不死！”

“凭什么不死？”老太监“腾”地站了起来，右手揪住毕玉的耳朵，使劲儿地往下拧，“你死不死？”

“不死！”毕玉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劲头，“我土了点了（北京方言。死了）……谁来伺候您呢？”

“呵呵呵，”老太监听了一阵冷笑，“嘴巴还真甜呢。告诉你，在这宫里，你不能听咱家的，你得听皇上的。我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听到了吗？”

“听到了。”毕玉战战兢兢的。

“你说在这宫里头，你听谁的？”老太监又问。

“听皇上的。”

“那你就不听我的了吗？”老太监又窜儿了（北京方言。急了）。

毕玉觉得这个老太监发神经了，但他没有办法，只能逆来顺受忍着，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老太监们的盘问。

宫里头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在毕玉看来，连每一堵墙都是晃晃悠悠的，随时都有倒下来把人拍死的可能。

不过到了最后，老太监们还是对他夸奖了一番。之后，不断有年

长的太监到这里来挑人，毕玉眼瞅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被提溜走了，免不了有些焦急。他希望自己赶紧被挑走，就不用在这里受责难；同时又担心被一个更厉害、更凶暴的太监挑走。

没想到进宫第一天就这么难熬，可是既然进来了，多想是没有用的，只能看运气，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时，有位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中年太监开口了。

“毕玉，你以后就叫小玉子吧。以后在宫里，好好跟师父们学着点儿。我们看你这么白净，别委屈了这张奶色的脸，你去负责倒马桶吧。”

三

就这样，毕玉开始了他在宫中的生活。跟着老太监们耳濡目染，很快他就沾上了京城口音。

宫中虽大，但真是步步惊心，他觉得宫中到处都充满了眼睛和耳朵。连那些石雕的狮子，铜铸的麒麟、仙鹤，还有救火用的大缸上的兽头，都用眼珠子死死地瞪着他，使得他不敢多动一下。

时间久了他又发现，这些狮子、麒麟、仙鹤等等所谓的祥瑞之兽，它们的位置是游移不定的，经常是刚才看还在地面上，一会儿就跑到高台上去了。还有那些大殿屋檐上的脊兽，他好不容易才弄清楚它们的名称和形态，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它们也都经常换位置玩儿。

毕玉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他想，只要这些神兽不冲过来啃他一口就行。

刚开始，毕玉觉得倒马桶应该算得上宫中最为低贱的工作，因为皇上的马桶和普通人一样臭不可闻，尽管皇上的马桶内要铺上锯末、草灰等来掩盖气味。看起来，皇上这尊龙体内并没有排出与众不同、更加高档的秽物。

由于刚动过手术，毕玉还是免不了遗尿的毛病，赶不及上厕所，又没有时间换衣服，这使得他在宫女面前很尴尬。

净身进宫以后，毕玉才第一次见到如此之多的姑娘。她们和他一起干活儿，每个人都涂脂抹粉，身段窈窕，水灵灵的像时令水果，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引诱男人往不好的地方去想。每当毕玉带着一股尿臊气从宫女身边经过时，他都非常不自在：既自惭形秽，同时他的胸膛里又有一匹烈马在咚咚咚地跑，震得整个地面随着他的身子一齐颤抖。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和其他太监的区别：他见到宫女还会脸红心跳，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为此他千方百计地躲着宫女行走。实在躲不开时，他就尽量把身子往下弯，而把马桶往高了提。他甚至暗暗希望马桶中的味道越大越好。

毕玉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宫女会多看他一眼。她们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新来的雏儿，还在摸索熟悉后宫规矩的小太监，就像众多刚刚进宫的小太监一样，仅此而已。在宫中，太监和宫女之间是没有什么避讳的，阉割太监的目的，其实就等于是招一批力气大的

宫女来干活儿。他们之间也会互相照顾，互相开玩笑，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通过和宫女的相处，观察宫女妃子们梳妆打扮，毕玉发现了一个真理：女人真是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不会打扮的女人肯定是天字第一号傻瓜。随着他发现的真理越来越多，他的眼睛也越来越明亮，能穿透宫女们厚厚的脂粉，看清那些纯天然的脸蛋；甚至能透过宫女们层的衣服，看到她们雪白的肌肤。很多宫女其实还没有他来得白净，比起看那三分长相，还不如去看那七分打扮为好。

在毕玉看来，宫中比外面要开放许多。小时候，毕玉听说过这样的事，走在大街上的陌生男女，如果他们的袖子不慎碰到了一起，那女子要么回家上吊自杀，要么立刻把胳膊砍下来以示贞洁。当时他恍然大悟：怪不得女人的袖子都那么长。而在皇宫里，宫女们是没有这些禁忌的，她们和太监们的关系十分要好，甚至可以说是暧昧。那些大门儿不出二门儿不迈的律条，在宫女眼里并不存在。当然啦，宫门更是不能随便出，随便迈的。

渐渐地，毕玉适应了宫中的生活，他知道该当着什么太监说什么话，也知道必须隐瞒自己心底真实的想法。

第二章

行 房

屋子有一百年没有打扫了，脚下的方砖地凹凸不平，越往里走越阴暗恐怖。中间是一个大型条案，上面堆满了杂物。那个矮小瘦弱的人说话了，这是毕玉听到他说的第二句话。

“是个好苗子。”

“按老规矩办，我在这等您，刘爷。”毕小四说。

被称作刘爷的人带着毕玉走进对面的一间房子。

这间屋子陈设简单，干净舒适，却有一种阴森恐怖感。刘爷和毕小四扔下毕玉，又返回原来的房间，关上门窃窃私语了很长的时间。毕玉一个人猫着无聊，想走进去看看却又不敢，他不知道这位刘爷是什么来头。

时间是越盼着它过，它就过得越慢。毕玉实在忍不住了，就动一动屋子中的各种破烂木器家具，在凳子上坐坐，在床上趴一会儿，甚至在床上拿个大顶。正当毕玉拿大顶上衣往下落的时候，毕小四和刘爷进来了，看到了毕玉稚嫩的肚脐。

毕小四咳嗽一声，毕玉赶紧从床上下来。

“你先在这里住两天，熟悉一下环境，好好听刘爷的话。”毕小四照应说。

毕玉看了一眼刘爷，这个干巴老头实在深不可测，他从刘爷眯缝的眼睛中，看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神情。

毕玉就这样在刘爷家住下了。他每天要干一些杂活儿，同时还要细心周到地服侍刘爷。虽然他想通过察言观色了解刘爷的来路，他还是一无所知。这时刘爷开始让他服用一种有保健作用的中药。毕玉心内的疑团越来越大，觉得作为一个有咂摸劲儿（北京方言。值得琢磨、回味）的人，不应该随便喝别人的药物，但他没有办法拒绝。

药物的苦涩在他的口腔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像吃乌鸦肉熬成的汤一样，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难吃的药。他只能盼着药劲儿比较猛烈，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喝下药物的努力。没想到，毕玉很快就开始上吐下泻、四肢无力、没有胃口。毕玉越来越坚信，自己真的是吃错药了。